

高陽公主

作者 趙玫



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兒，也是唐高宗李治的妹妹，
大唐王朝最尊貴、最美麗、最縱情的女人……

高
陽
公
主

◎趙玫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高陽公主／趙玫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大地，2002〔民91〕
面； 公分--（歷史小說；8）

ISBN 957-8290-70-5（平裝）

857.7

91017943

歷史小說 08

高陽公主

作 者：趙 玫

創 辦 人：姚宜瑛

發 行 人：吳錫清

主 編：陳玟玟

美術編輯：黃雲華

出 版 者：大地出版社

社 址：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103巷104號1樓

劃撥帳號：0019252-9（戶名：大地出版社）

電 話：(02)2627-7749

傳 真：(02)2627-0895

E - m a i l：vastplai@ms45.hinet.net

印 刷 者：久裕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一版一刷：2002年11月

定 價：199元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高

陽

公

主

◎ 趙玫 著



關於《高陽公主》

◎趙玫

一直有著強烈的想寫高陽公主的慾望。一種難抑的思緒。自從一九九三年寫過長篇小說《武則天》，這思緒就一直糾纏著我。

高陽公主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女人呢？我一直想探究她，撕開她，了解她。這女人誘惑我，使我對她的經歷充滿好奇和迷戀。

其實最初的故事只是她身為人婦又與在禁規中的和尚辯機相愛。就是這相愛吸引了我，因這愛是怎樣地困難重重，驚心動魄。實在愛本身就很不容易了，而對於高陽公主和浮屠辯機這樣的女人和男人來說，要使他們的愛成爲可能，又要衝破多少道無情的封鎖。首先，高陽公主是唐朝皇帝李世民最寵愛的女兒。高陽公主又是當朝宰相房玄齡的兒媳。高陽公主還是散騎常侍房遺愛的妻子。而高陽這個女人的這些身分還只是來自外部的，她應當因這身分的制約還有著另一重心理上的壓迫。那壓迫應當是一道更加深重的封鎖。而那個沙門辯機呢，他的禁忌是因爲他是佛門之人，而且不是一般的佛門之人，而是對佛教頗有造詣頗有建



樹頗有貢獻的有識之士。一個佛門之人的最根本的存在原則便是他一定要超凡脫俗，其中之一便是要遠離女人，遏制情慾，做到色空。而這個年輕的矢志於宗教的辯機又是唐代高僧玄奘的得意門生，他始終對他的信仰抱著一種非凡的熱情。他曾以優美的文筆撰寫了由唐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記》，並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賞識，這是史書上有過明確記載的。一個佛界的如此才學俱佳的年輕和尚，當然就更不應該糾纏於塵世的兒女情長了。

然而他們還是相愛了。

這便是歷史提供給我的一個框架。

這框架本身就使我激動不已了。歷史的真實本身就是震撼人心的，而這震撼就在於這限制，這障礙，這壓抑，這艱辛，和，這勇敢，這悲哀。

愛是歷史的真實背後的本質。

那本質便是高陽公主和她所愛的辯機在貞觀年間他們都還年輕的時候，便以他們最熾熱的愛情和最強烈的慾望衝破了這一重又一重的封鎖線。這是多麼地了不起。愛本身就已經很不容易了，而愛卻還要跨越障礙。

這就是為什麼高陽這樣的女人吸引我。

這便使我想到了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想到了我在那部人道主義的小說中所最最喜歡的那個克洛德副主教，想到了他是怎樣用拉丁文在巴黎聖母院的磚牆上刻下的「宿命」兩個字。克洛德也是禁忌中人，他也有著很豐厚的學識，並且還做了天主教中很高的官。但無論是很虔誠的信仰、很豐厚的學識還是很高的官，卻都不能阻擋他對一個流浪的美麗的女孩子

愛斯拉梅達的慾望。那慾望是發自心靈的也是發自身體的。但是他不能。他身上有鎖鍊。這便是衝突，在他自身之間的，於是他被扭曲了。他轉而迫害那個姑娘。他的另一重宗教的責任戰勝了他。雨果塑造了這個陰暗的人物是為抨擊歐洲中世紀的宗教。

是克洛德副主教讓我看到了和尚辯機的靈魂。同樣的禁忌中人，同樣的才學和同樣的在宗教中的位置。而辯機生活在東方，而且是生活在相對文明開放的初唐的貞觀時代。那個時代的開放的氣息一定也影響了辯機的心靈。於是在美麗的女人面前，沒有像克洛德副主教那麼扭曲，那麼懷著不可動搖的宗教的責任和信仰，那麼抑制自己。當高陽公主把她年輕而美麗的身體奉獻給他的時候，他便張開雙臂，接受了那一切。儘管在享有著那一切的時候，他的心裡也一直在痛苦地掙扎著。

他們相愛了。而且做愛。他們不僅相愛做愛，而且這愛還很持久。

辯機沒有傷害他用身心去愛的這個美麗的女人。他不管這個女人是不是皇帝的女兒，他的妻子，不管她有時候是不是很任性。辯機只是愛她，毫無功利的。辯機在他的愛中是很英勇的，他不顧一切，他是冒著生命的危險是頂著頭頂的利劍去愛他心愛的女人。死亡每時每刻都懸在他的頭頂，在那八九年中。便是他沒有躲閃，似乎也並不懼怕。辯機的扭曲最終表現在他對自身的虐待中。他是在享盡愛與性的快樂之後，自動割捨自我的，他從此寧可在清冷的古佛旁邊闖人的生活。最終還是對於宗教的道德信仰、對於自身的痛苦的懺悔戰勝了那凡世的肉體的快樂。也許還有極世俗的一面，那就是辯機也想在佛教界佔有一席不朽之地，所以他忍受割捨了他深愛著的高陽公主，搬出他常常能與高陽公主幽會的會昌寺而將心



性關閉在弘福寺譯經的禪院內。爲了悔過，他終日埋在翻譯梵文佛經的案台上。他遠離塵世，將所剩不多的生命和精力毫無保留地獻給了在中國佛教歷史上很著名也很浩大的譯經的工程，直至他被他所愛的女人的父親太宗李世民送上古長安西市場大柳樹下的那可怖的刑台。

是突發的事件將這已不再延續的愛情斷送。在此之前，高陽已有將近三年不會見過她心裡依然愛著的辯機。

一個小偷無意間偷了弘福寺辯機房中的玉枕。偷兒被抓獲。玉枕敗露。而那玉枕是皇室的金玉神枕，而且是女人專用的，於是那舊往的曾經美麗燦爛的愛情昭然若揭。

一個偶發的事件。而偶發的也是必然的。必然的便是天命。

天命也是吸引我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結果，一場如此艱辛又是如此淒切還是如此已經痛苦結束了的愛情，竟敗露在一個偶發的事件中，敗露在一個無名的小偷的偷盜行爲上。

多麼輕易，又是多麼地不值得。

和尚辯機所愛的女人如果只是個小平民的女子，他或許不會死。或者，這個女子即或是他人的妻子，即或是當朝宰相兒子的妻子，但只要不是天子的女兒，他可能也不會在西市場被施以最悲慘的腰斬極刑。

是皇帝親自下詔，是因爲皇帝蒙受了恥辱。

想高陽公主在得知了辯機的死訊時是何等的絕望。

因他是她的親人。

一個女人常常在她結婚生子之後，世間最親的人便不再是與她有著血緣關係的父母或兄弟姊妹，而是與她朝夕相處同床共枕有著生命的聯繫的男人，和他們共同的孩子。他們才是她的親人。而一旦有人把她的親人奪走，無論這人是誰，想想那女人心中蘊積的，將會是怎樣的一座憤怒的火山。

女人從此就坐在這火山口上，她隨時準備爆發。

高陽公主就是這樣的一種情形。當辯機被腰斬的時候，她絕望到瘋狂。而絕望和瘋狂之後，便是對殺她親人的那個親人的強烈的仇恨。而那另一個親人就是她的父親。而她的父親又是當朝的皇帝，他握有王國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他想殺誰就殺誰。

高陽一直認為，她是她父親權力的犧牲品。她身為大唐的公主可謂有利也有弊。公主的弊端在於她比平民女子更少了一層生存的自由；而在這自由的對面，是一層更高的也是更狹窄的自由，那就是公主的身分使她可以頤指氣使。

在給高陽公主這個人物定位時，有三點是最最讓我注意的：一個是她大小姐頤指氣使的傲慢天性；一個是她的美麗，那是任何的男人都難以捨棄的；再一個便是她強烈的性慾使所有愛她的男人難以抵禦。

高陽的頤指氣使說一不二，使很多的男人陷於絕境。她看上誰，想要誰，誰就必然能成爲她帳幄之中的犧牲品。其實，這同樣也是權力使然。她的權力雖然遠在她至高無上的皇帝父親之下，但卻在愛情的雙方中佔有絕對的優勢。所以男人只能是服從她，做她慾望的奴



僕。

性是高陽公主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高陽所在的那個時代的較為開放的性的意識使她這種女人天然就擁有了一重她自己並不了解的女權的觀念。她在生活中注重性，注重性的體驗，她可能認為性是女人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能夠從性的交往中獲得快樂與幸福，這一切都說明她是個並不保守的女人。

而高陽的悲哀卻在於她除了純粹的慾望之外還有著很深的情感。她若是只把性當作生命中的遊戲，她就不會和禁忌中的和尚相愛得那麼長久，也就不會對殺死她情人的父親懷有那麼強烈的仇恨了。

高陽是個極致的女人，她把一切都做到極致。愛也極致，恨也極致，終局也極致。

但高陽儘管享盡情愛，但她依然是權力的犧牲品。她難逃所有皇帝的女兒們的厄運。無論是怎樣地被寵愛，她也依然是作為皇帝賞賜給功臣的一項獎品而任由朝廷擺佈。皇帝當然是不會給予她婚姻自主的權利的，更不要說愛情的自由。皇帝親自下詔殺了辯機，就是想告訴高陽，你儘管是公主，而你依然是女人。而一個女人又怎麼能擅自選擇愛情呢？

唐太宗之所以把他最愛的女兒給了房玄齡的兒子做妻子，就是為了說明房玄齡是他最信任的朝臣，是和他一道出生入死血雨腥風最終拿下大唐王朝並輔佐他稱帝的親密戰友。唐太宗當然不會去考慮他的女兒是不是喜歡房玄齡的兒子，他下嫁女兒到房家只是為了平衡他與房玄齡的關係。他還由此使房玄齡明白，他李世民是信任他器重他對他最好的，這好的標誌是他把他最愛的女兒都給了房玄齡做兒媳，所以，房玄齡日後只能是更加忠心耿耿地為他唐

太宗效盡犬馬之力。

而高陽便是這效力的憑證，和繼續維持這效力的籌碼，高陽在這場皇室的聯姻中是作爲一個標誌而不是作爲一個人。所以高陽很不幸。

而更不幸的是高陽的丈夫竟然是天下最大的草包，是高陽無論怎樣也不會愛上更不情願與之做愛的男人。

而更更不幸的是，在這個草包男人身邊的那些男人，卻都比高陽的這個笨蛋丈夫要出色和優秀得多。高陽怎麼能夠平衡？對於高陽來說，房遺愛最大的優點是，他能夠自始至終以奴僕自居。他聽命於高陽，幾近百依百順。他從不敢過問高陽的事情，他不過是跟在高陽裙後的一條搖尾乞憐的狗。

於是這狗爲高陽開關了一個博大的可供高陽自由舞蹈的愛與性的空間。

這是高陽不幸之中的幸。她於是才有了與房遺直，與辯機，後來又與智助，與惠弘，與李晃甚至與吳王李恪的曖昧。

原本是只想寫一個高陽與辯機之間的驚心動魄的愛情故事，而且，僅僅是一個中篇。但後來寫著寫著就發現，故事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而且那小說越寫越長。特別是在研讀了更多的史料之後，在糾葛起高陽公主與她身邊的各種男人的各種關係時，竟發現這已不單單是一個簡單的單線條的故事了。於是小說的主題從一個事件變成了一個人。而這個人便是這部小說的標題——《高陽公主》。

使我有如此的變動是因為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凡與高陽公主有過糾葛的男人竟沒有



一個獲得好的下場。而且這糾葛似乎都是情慾的糾葛，即是說，凡被高陽公主愛過的或是與高陽公主睡過覺的男人最後都難免一死。多麼可怕。這其中唯一得以逃脫的，是房遺愛的哥哥房遺直。他被高陽坑害得本已經死過千回萬回，但是他都陰差陽錯地在夾縫和空隙或是事件的時間差中死裡逃生。他雖最終免於一死，但卻也被流放他鄉，結局悲慘。

史書上說，房遺直這個人一向書生儒雅，名士風流。自高陽公主飛揚跋扈地一踏進房府，他便格外小心謹慎，寬容大度。但儘管如此，卻也難逃高陽這弟媳的攻訐。不知道爲什麼，高陽至死都對遺直心懷仇恨。她每每要攻擊他誣陷他誹謗他，甚至時常把謀反的罪名扣在他的頭上。想必他們之間定然是有著某種不可告人的隱秘，和因爲這隱秘而結下的仇恨。直到最後，高陽終於向朝廷狀告房遺直對她非禮。這可能就是她始終不停地仇恨著房遺直的癥結所在。這時候已經到了高宗李治的永徽年間。高陽公主在絕望中掙扎出如此的罪狀，且史書上又如實摘錄，想必就是爲了暗示高陽公主與房遺直之間確曾有過的那段愛的隱秘。

房遺愛和辯機自是不用說了。他們一個是高陽的丈夫，一個是高陽的情人。他們也都是被拉到長安西市場的死刑台上被斬殺的。只不過一個是被高陽的父親太宗，另一位是被高陽的兄弟高宗李治，在永徽四年的冬季。

而在這所有的與高陽有著牽涉的男人中，我最喜歡最欽佩的也是最文武雙全最風流倜儻最男子漢的吳王李恪。吳王李恪才是真正的悲哀和壯麗。李恪和高陽公主都是太宗的孩子。他們天生都帶有著皇家的血統。李恪這個男人使我激動不已，他當是任何的愛情中最吸引女孩子的那種白馬王子式的人物。我賦予李恪堅硬的稜角雄渾的體魄，儘管我對這個男人著墨

不多。我覺得李恪應是比辯機更富男子氣的。辯機是真正的書生。他聰敏靈秀，他是大自然的產物。他從山林中來，他有著一對像天空和海洋一樣的藍的眼睛。他就是以這大自然的稟賦和資質而吸引高陽的，包括他天一樣高的清潔的志向。而李恪不一樣。李恪是宮庭裡孕育出來的一個溫文爾雅的偉岸的男人。他身上流淌著極盡奢慾的隋煬帝的血，他是天生的王孫貴族。他擁有最非凡的氣質。同是庶出使他與高陽從小同命相憐，過從甚密，他們曾一道騎馬一道打獵，在藍天與山林之間。他們相親相愛是因為他們是異母的兄妹，同時他們各自也難以抵擋對方的美麗英武和非凡的魅力。他們都認為，對方才是他們終生尋覓的理想，而這理想又是在離開了對方之後所不再能企及的。於是他們無望。隨著歲月的流逝朝代的變換李恪開始變得審時度勢。他天然帝王的資質，又深得太宗的器重，僅僅是因為他的母親是隋煬帝的愛女，他便只能與皇帝的權杖失之交臂。李恪慢慢地對這一點看得很深也很透徹，所以他才能當機立斷，決意清心寡慾，遠離長安這權力的中心，在偏遠的江南做他天高皇帝遠的吳王。最終，他冤枉地被連坐於房遺愛的謀反案件。

他唯一的把柄是和他的妹妹——房遺愛的老婆過從甚密。他和高陽過從甚密是和政治毫無牽涉的。他只是愛他的這個妹妹，與之心心相印，也許還因為他們之間的那麼一段難以啟齒的但也是非常美麗的亂倫的關係。就為此，他竟也被從江南押解長安歸案並賜死。

一段情感的曖昧竟被國舅長孫無忌專權的政治所利用，所以新、舊《唐書》都大大地為吳王李恪鳴不平，說長孫的誅戮李恪是「以絕天下望」，是「以絕眾望，海內冤之」。

總之也是因和高陽公主有了關係。



由此足見高陽公主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一個女人因她的愛而把世界攪得昏天黑地，而讓眾多頗為優秀的男人搭上性命。這是為什麼？因她愛得任性，而她任性的愛所致的，便是政治的災難。多麼可怕。高陽是因愛而害人害己。當她把其所愛的那些男人都送上斷頭台之後，她的愛便也就終止了。

結局是，她也被捲進了政治的風雲中，最終未能倖免一死。於是，便開始選擇高陽的死亡的方式。

這是很莊嚴的。

史書上說，賜死。這是對宗室罪人的客氣，是給他們留面子。其實無論是斬殺還是賜死，最終都是一個死，死才是實質。

而高陽的死則應該有著她獨特的方式。她的任性任性和她的慾望，還有，對吳王李恪的歉疚和真情。我想她應當在死前見到吳王。而同被賜死的吳王也被史書描述成「甚為物情所向」的性情中人。於是他們死前的那相見會是怎樣的情景就可以任由我們想像了。情和慾，如烈火在燃燒，最後的感天動地，那瘋狂的美好的兄妹之間的愛終於撫慰了死。

我想這該是個多麼美好的結局。這不僅是高陽死前所最需要的，也是死前的吳王所最需要的。這兩個都會被他們的父皇無比寵愛的孩子，在此刻，只能彼此寵愛彼此安慰了。然後，殺了自己。而在殺了自己的那一刻，他們的心與身都已因那性慾的得以釋放所帶來的生命的歡樂而死而無憾。

一種怎樣的激情的死。

一種怎樣的悲壯。

這就是我所要的高陽公主。

這就是我所編織的一個女人的愛的歷史。歷史是真理性的。而對於一個人來說，愛也是真理性的。

關於高陽公主這個人，我所參照的只有史書中的這麼短短的幾行字，以及與這幾行字相關的其他人物的記載：

合浦公主，始封高陽。下嫁房玄齡子遺愛。主，帝所愛，故禮異它嬙。主負所愛而驕。房遺直以嫡當拜銀青光祿大夫，讓弟遺愛，帝不許。玄齡卒，主導遺愛異貲，既而反譖之，遺直自言，帝痛讓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金寶神枕，自言主所賜。初，浮屠廬主之封地，會主與遺愛獵，見而悅之，具帳其廬，與之亂，更以二女子從遺愛，私餉億計。至是，浮屠殊死，殺奴婢十餘。主益望，帝崩無哀容。

又浮屠智助迎佔禍福，惠弘能視鬼，道士李晃高醫，皆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祿祥，步星次。永徽中，與遺愛謀反，賜死。顯慶時追贈。

《新唐書》卷八十三·列傳第八·諸帝公主

當我將這幾行簡潔而又蘊藉無窮的文字繁衍開來，我覺得我便已觸到了這場有血有肉的愛的廝殺。歷史上，高陽公主似乎一直是一種性愛的象徵、淫亂的代表，是大逆不道。但



是，又有誰肯於去深究她何以淫慾何以總是以身試法呢？高陽是身上壓著沉重的鎖鍊而又要拼力反抗的那種女人。在某種意義上，她應當被看作是女英雄。她的出身和個性使她敢想敢做，使她敢與皇權較量，使她敢於迷戀於性。在中國的歷史上，她恐怕是最早的能夠公然坦言在性的交往中感受到這生命之快樂的女人了。而且，她追求這快樂。這有什麼不好？難道性的快樂只是男人的權利嗎？難道女人就不能成爲性生活的主宰？高陽的先鋒意義就在這對於性的追求中。而在中國漫長的無比壓抑的封建社會中，對性的追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人性的追求，對自由的追求。於是，高陽公主也就不僅僅是性的象徵，她同時也該被看作是個性的、人道的和自由的象徵。

我想，也許這就是高陽公主何以能穿越幾千年的風雲，而至今仍被人們留意的原因吧。寫完《高陽公主》的初稿是在一個溫暖的春天的早晨。那個早晨吹拂著很溫暖的春風。從枯枝的冬季到綠芽萌發，我經過了差不多一個季節的勞作，《高陽公主》是一部我自己想寫的，而且始終爲之激動的作品。我想我倘不能將這高陽的故事講出來，我便是永遠也不會平靜的。

當一切終於完成之後是一種被釋放了的感觉。

從此我可以放下高陽這個女人了。但我很喜歡她。我想是她使我重新又經歷了一次一個如此非凡的女人的一生，讓我又重新積累了很多關於女人的更爲新鮮的經驗。

然後，我把我的《高陽公主》送給我的讀者。我衷心希望你們能從我的書中讀出那字裡行間我對世間所有女人的那一份真誠的關切。



唐。貞觀二十二年秋季。淒冷的古城長安到處飄舞著蕭瑟的落葉，葉被秋的冷風追逐著，一片悽慘的枯黃，風捲起衰敗的漩渦。然後是秋的冷雨，雨很細密，無聲地落在長安城內那冰冷的石板路上，落在遍地枯黃的落葉上。

城內很安靜。

狹窄的巷子裡的人似乎都走空了。

人們是懷著莫名的喜悅和好奇踩著深秋陰鬱的黎明奔赴長安城西的西市場的。人們聽說那一日在刑台上問斬的，是個和唐皇皇帝的女兒私通的和尚。於是人們顯得很興奮，一種盲目的狂熱。桃色的事件是最吸引人的，所有的人，何況又是與皇室相關。在西市場小小的廣場上，從半夜就擠滿了人。人們被籠罩在灰濛濛的空氣中，落葉被踐踏成枯黃的泥漿。

冷雨不停地下著。細密的雨絲編織起執著的期待。人們議論著。等待，等待至一種瘋狂。當馬蹄聲遠遠地響起時，人們屏住呼吸。

終於，天色明亮起來的時候，那輛皇家的囚車呀呀地行駛而來。人們更加興奮。而囚車的木籠子裡關著的便是長安市民們等待已久的那位弘福寺的和尚辯機。辯機一身單薄的灰色布衣，眉清目秀的臉上一片慘白。他雙手緊抓著木欄。他的雙眼空洞地凝視著那個下著秋

